

武城县张恒玉的亲友被株连迫害

中共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凌晨，被迫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山东武城县法轮功学员张恒玉、谈凤玲夫妇，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郑口镇租住的居所被绑架，他们没炼功的儿媳及三个小孙子（最大的五、六岁，最小的才八个月）也一同被劫持，一家老小被绑架到衡水市温泉宾馆黑监狱。

张恒玉因不配合恶警的非法抓捕而当场遭到毒打，最后被戴上黑头套塞入车中。在衡水市“610”及公安局的此次行恶中，纯真稚弱的儿童亲身经历、目睹了这人世间罪恶的一幕幕，给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恐怖的阴影，给孩子身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衡水市“610”及公安局此次恐怖行径同时伤及普通百姓，张恒玉的房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恶警戴上黑头套绑架到故城县公安局，遭到了恶警张文英和翟红军的非法审讯，被铐一天一夜，非法关押两天后才释放。

中共警察迫害张恒玉夫妇，株连迫害他人的事件并非仅此一次。自从张恒玉夫妇被迫流离失所后，“610”和公安局非法通缉他们，并上报到山东省公安厅，不惜动用大量人、财、物力，跨省跨区疯狂追捕，十几年来多次对他们的家人、亲友和学生骚扰、关押、威胁、敲诈。

一、大儿子张士杰从十六岁多次被劫持迫害

二零零零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张恒玉十六岁的大儿子张士杰，因难以承受公安局对母亲的无理迫害，去北京上访。在武城驻北京办事处，恶警李国录给他狠狠戴上手铐，他手腕被磕破。而后被押回武城县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罚

款五百元，饭费二百二十五元。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十二点，他们夫妇和大儿子张士杰被老城公安分局王树海、王克力、林子玉绑架关押，次日，张恒玉单位出面担保，才放了他和儿子。

张士杰后来到县城电业广告公司打工，武城县公安局政保科徐丙新知道后，恐吓公司老板，致使张士杰失去了工作。

二零零八年，武城恶警为了查找张恒玉下落，在张士杰开的影楼中将其绑架，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残酷折磨。

二零一一年，由于找不到张恒玉，武城恶警将张士杰绑架，刑讯逼供，声称如果张恒玉不回来，就将张士杰按“包庇罪”判刑。家里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张士杰的妻子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生活难以为继。

二、小儿子龙龙被殴打

二零零零年皇历十二月十五日，张恒玉在单位被监视居住，不许回家。家中只剩下十二岁的小儿子龙龙放年假在家，孤苦伶仃。

二零零三年年底，龙龙在河北省故城县打工，他们在那儿租了房子，准备做点生意糊口，结果被恶人发现并抄家。当时张恒玉夫妇没在家，龙龙被绑架审讯，龙龙的老板因帮他们找房子，也被恶警殴打。龙龙被带回武城，走时穿的很单薄。后来龙龙的姥爷把孩子接回家，龙龙自己靠打工维持生活。

三、表哥宋泽利、宋泽行被恶警劫持毒打勒索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名恶警闯进张恒玉表哥家。当时只有宋泽利（独身五十岁左右，没炼法轮功）一人在家，恶警翻箱倒柜搜查，后来一个恶警认出了张恒玉存放在那儿的摩托车，打了宋泽利两个耳光。

六个恶警把宋泽利打了一顿，戴上手铐抬着就往车里塞，这时宋泽行（独身四十五岁左右，未修炼法轮功）下地回来，恶警也把他塞进车里，一块绑架去建国派出所。在路上，一个红脸的恶警在车里还猛打宋泽利，恶警张瑞军还说：“该揍，揍得轻，使劲揍。”

到了武城县公安局，恶警张瑞军、徐丙新把两人关押在两处进行毒打，刑讯逼供，询问张恒玉的下落，差点把宋泽利打死。宋泽利以前得过脑血栓，宋泽行告诉徐丙新：“我哥以前得过脑血栓，你们这样折腾他，怕他受不了犯病，有什么事你们问我就行，把他放了。”徐丙新说：“你有存款吗？”宋泽行说：“我一个种地的穷老百姓，哪里有存款呀。”徐丙新又说：“以后张恒玉要是去了你那里，你必须马上通知我们。”宋泽行说：“那不行，难道你们家就不来亲戚了吗？亲戚就是亲戚，出卖亲戚的事我是绝对不干。”就这样恶警毒打他俩到晚上十二点多，才把宋泽利给放了，把宋泽行送进拘留所。

在拘留所，宋泽行被强迫粘花（出口工艺品），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就这样每天粘花到晚上两三点钟才能睡觉。

张恒玉别的亲戚知道这件事后，就请张瑞军、徐丙新等恶警在饭店里吃了一顿饭，要求把宋泽行放了。恶警借机想敲诈点钱，但是他们知道宋泽行没有钱，便蛮横地说：“放人可以，但是你必须把张恒玉的摩托车交出来。”就这样亲戚们被迫把张恒玉放在他家的新大洲本田一二五摩托车（转背面）

(价值六千元)让恶警骑走,又被勒索六百元钱。宋泽行被非法关押一星期后才放出。

宋泽利被恶警毒打后,回家生了一场病,身体被搞垮了,农活也不能干了,只能喂几只羊糊口。

四、表外甥朱玉海遭酷刑摧残

张恒玉的表外甥朱玉海,没炼功,三十岁。恶警多次“认定”张恒玉住在朱玉海家,闯入朱玉海家骚扰,甚至连朱玉海妻子的妹妹家、朱玉海弟媳妇的娘家等都被恶警怀疑非法搜查骚扰。后来朱玉海还被绑架到武城看守所非法关押毒打,折磨近一个月,把他塞进矮小的铁笼子里,再用电棍电,朱玉海被电得翻滚惨叫,满身燎泡、创伤。

朱玉海家人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花钱无数,又被迫交上一万二千元押金,这样才勉强救出朱玉海。朱玉海精神近乎崩溃。他的母亲被吓得心脏病发作,几次差点死去。朱玉海的单位也开除了他,后托关系求人才得以上班。本来经济就不宽裕,又背上上万元的债,还有两个孩子上小学和幼儿园。

五、连襟刘振友三次被绑架勒索

张恒玉的连襟刘振友,四十岁,没修炼,也是因为电话牵连,被张瑞军、徐丙新三次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非法关押折磨,勒索钱财几千元。

六、朋友刘镜波被非法拘禁、含冤去世

流离失所后,张恒玉只能靠设计地毯图纸维持生活。张恒玉的朋友刘镜波,五十多岁,在山东省宁津县时集地毯厂任副经理,因和张恒玉通过电话,恶警怀疑他保护张恒玉,把刘镜波非法拘禁半个月,致使他失去了工作,肝病复发,刘镜波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久含冤去世。

七、大姨庞凤英含冤去世

张恒玉的大姨庞凤英,八十六岁,住处离张恒玉家不到三百米。庞凤英身体很差,整天靠吃药维持生命。一九

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无病一身轻,一天能用压水井压二十多桶水浇菜;原来很爆的脾气也变祥和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老城公安分局警察王树海等人几次到家骚扰、恐吓:“不许再炼”。还拿走老人的照片。庞凤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吓得不敢炼功了。尤其张恒玉一家被迫流离失所后,对老人打击更大,整天盼着张恒玉回来。于二零零五年大年初一,庞凤英含冤去世。

八、学生、亲友、原单位几十人被骚扰、恐吓

武城恶警还非法劫持、审讯、恐吓张恒玉的学生、亲友几十人,发给他们所谓的“协查通报”,逼迫他们报告张的消息。

恶警胁迫张恒玉原单位填补被他们挥霍的巨资,且扬言:等抓住他,再叫他还钱。他们还造谣说张恒玉把厂里电脑锁住了,影响生产。其实张恒玉是在厂长秘书的微机室干活,秘书随便开电脑,张恒玉的桌子抽屉都开着,而且微机室门钥匙张恒玉都没有。他们造谣的目的也无非是想掩盖他们的违法恶行和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

由这些迫害事实看出,不管河北衡水警察还是山东武城警察,都是一样的土匪行径,他们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是中共操纵指使,虽然周永康、李东生等几个迫害法轮功的头目被中共抛出当了替罪羊,但是这绝对不是从根本上肃清了祸害老百姓的根源,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只要中共还存在,它邪恶本质与流氓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要从根本上解决法轮功学员和更多百姓被迫害,唯有抛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彻底解体中共。◇

德州地区近期迫害简讯

2014年7月23日,庆云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了后于村法轮功学员于俊党、于建英。目击村民说绑架时恶警非法殴打于建英。庆云县公安局局长田正勇 3321081-5129

或 3321081-5157 副局长刘兴桥 18953428008
庆云县公安局“610”头目 王桂芳 18613619756
庆云县国保队长 刘兴桥 0534-3321081-5157。◇

三退保平安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内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天然形成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见右图风景区门票)。可见“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是明智选择,是为了顺应天意保性命。凡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必须废除把生命献给其党的毒誓,从内心远离邪恶,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避免随中共一同被淘汰的厄运。至2014年7月底,已超一亿七千二百万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可使用真名、化名、小名*给邮箱 tuidang@epochtimes.com 发表声明 * 用破网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 001-416-361-9895
- * 退党传真: 001-510-372-0176
-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自2004年11月出版后,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